

# 目 录

- 001 忽然见到了万珩
- 010 姊妹扣
- 021 为伊消得人憔悴
- 034 姹紫嫣红都是翠
- 042 人养玉 玉养人
- 051 女人宣言
- 061 化佛
- 068 救生
- 077 翡翠女人,你要当心

## 忽然见到了万珺



冰地飘蓝花龙头吊兰挂坠

四月下旬的北京，就像初夏的天气了。三环的国贸一带繁华万状，我在熙熙攘攘人流中，费力地找寻“万瑞祥翡翠俱乐部”的门牌号。出租车司机不能给我准确的信息，问行人行人都在找吃午饭的店铺，听了也说不上来。只好再打电话给俱乐部前台的女孩，她一路上已经给了我好几次指南，不然我连国贸都找不到。

云层很薄，太阳很辣，眼前的北京既不是从前我父母在此工作时的北京，也不是我这些年来每逢回南京探亲途径的北京。街上时尚男孩女孩都顾着自己走路，街边满是咖啡吧酒吧



老坑种浓绿素面佩饰

和饭店，穿红戴绿走着为生计和理想奔忙的人，充满生的活力和生的局促。

终于站在一幢没有标明“万瑞祥”所在的大楼面前。

这次从纽约回南京，专程取道北京，就为了看看这个翡翠俱乐部，也要看看这家俱乐部的创始人——万琚女士。我与万琚素昧平生，因为看了她写的一本书《万琚讲翡翠收藏》才知道她。在众多关于翡翠的书中，这本书写的深入浅出，易看易懂，又非常感性，不像一般鉴定翡翠的书与读者有距离，万琚的讲述几乎消弭了翡翠和人之间的距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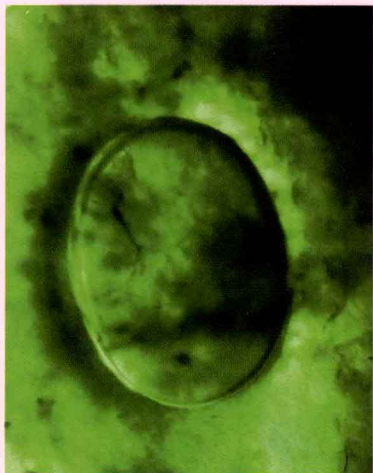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这本书，我忽然就到了北京，忽然就站在了“万瑞祥翡翠俱乐部”面前，但接待的女孩告诉我，万总今天不到公司，你没有预约是见不到她的。所以第三个“忽然就见到了万琚”这样的话，是不能紧接在这里写下去的。

万琚对着阳光举起这个挂件，说：水头好，够绿，就是偏薄一些。

一般来说，北方人喜欢颜色深沉的绿色，如帝王绿；而南方人喜欢略偏黄的绿色，称作黄杨绿。我虽是南方人，但却偏爱深绿色。

忽略翡翠佩饰尺寸的现象比较常见。一般人是一看色，二看种，最后才看工，看工又常不注意尺寸。再好的水头和颜色，若是过薄过小，终是遗憾。这枚略薄的挂饰，好在她的工尤为简洁，除了顶端两只玲珑的螭龙，主体部分为双环椭圆形，素面无雕，这是因为原材料好，没有绺裂和杂质，无须刻雕剔挖。

从局部放大的照片，可清晰见到翡翠的晶体结构，有些细小的黑点是翡翠的天然物质，无碍她的品质。如果纯净到一无瑕疵，若非是极品，就可能是赝品，被强酸浸泡过，祛除了一切杂质后充填胶质，然后打磨出来的效果。





翡翠挂件

西方国家的名媛和纽约的顶尖玉器藏家,也都收藏翡翠,她们称翡翠为东方宝石。今天的中国和美国,喜爱翡翠的女人数以百万计,但女人能鉴定翡翠,开课讲演,主持拍卖,并且确立了信誉的女人不多。万珺是一个。

我不确定一定能见到万珺,但也不确定就一定见不到。

跟我通电话的女孩从桌边站起来招呼我,说你就是刚才来电话的那位女士吗?她递给我一本俱乐部的小册子,封面上一尊玻璃种洒蓝花的观音。女孩按照我的请求,向我说了一番开办翡翠鉴定学习班的日程安排,如何报名、缴费,等等。谈了一会儿,似乎也再没什么可看没什么可说了,我也不想问能不能见到万珺了,当人已经到达那个设想了很久的地方时,





那个地方的神秘就消失了。万珺还原到一个作者，写了一本关于翡翠的书。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，除了都喜欢翡翠。

刚站起来准备离开，从里房间走出几个人，抬着一帧巨大的镶镜框彩色大照片，照片上是一枚玻璃种满绿平安扣，饱满丰腴，绿色透光，像一条没有被工业排放污染过的溪流。看到平安扣我不禁站起来，对她顶礼膜拜。如果有一枚那样的平安扣，收藏翡翠的人就能说是达到了很高的境界，再往后就难找到更好的东西了。

照片朝公司门外移动，随后跟出一个身量娇小的女人，挺瘦，她面带微笑，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招呼。我一眼认出这个女人就是万珺，但我突然不打算跟她打招呼了，我怕被草草应付。可是她朝站在厅堂的我看一下，对我客气地点点头，一笑。眼神中有着询问的意思。

请问你是万珺女士？

是啊，我是万珺，你是？

于是我简单介绍了自己，到这里来是为一个纽约做翡翠生意的女孩打听报名的事情，而没有告诉她还是为了见到她这个人。其实我想见到她，是我写《翡翠女人》计划的一部分，在我定义的翡翠女人中，万珺是最

## 老坑翡翠和新坑翡翠

在翡翠中，老坑种与新坑种的区别，不在时间的远近。

翡翠分原生矿和次生矿。原生矿指没有经历，或仅经历了较弱的初期地质运动造就的矿物，这类翡翠等级较差，是“新坑”。

翡翠的次生矿，则指经过河水的冲洗、大地震和风化等猛烈的地壳运动形成的矿物，这种翡翠称为“老坑”。

老坑与新坑，与翡翠矿床形成的时间无关，它是种份的分界。种份好、透明度高、结晶细腻又纯净无瑕的翡翠，通称“老坑种”。反之，则是新坑种。

只要质地细密，水头充分，颜色纯正，都是绝佳的翡翠。如果听到有人夸赞你的翡翠是“老种”，这就是一块值得羡慕和珍藏的翡翠了。

万珩看看手表,预约的客人要到了。我从包里拿出两块翡翠,请万珩给我看看,万珩接过来就着窗外旺盛的阳光仔细端详,点头说,大姐你如果写了文章,请把这两块翡翠拍成照片一道发来,可以吗?

万珩与我握别。

离开“万瑞祥”,踏上人行道,三四点钟的太阳不那么刺眼了,被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切成碎片,金片般镶在墙角和墙缝上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刚刚走出来的高楼,好像这个我跟进去之前的那个我有了些不一样,北京城也有了些不一样。

在这座气象辽阔的京城,我算是陌生人了。对万瑞祥翡翠俱乐部,我也算是陌生人。可是见过万珩之后,万瑞祥和北京城都朝我走近了一步,这一步越过,我在似曾相识的都城找到了熟悉的身影和声音,找到了古道热肠的古风。

回到纽约开始写书。不久前的一个晚上,我坐在阳台上,在初秋的月亮下想起春天在北京见到万珩的那场经历,渐渐从心底开着一片亮光,我想从万珩开始写这本书,万珩是千千万万翡翠女人中的一个,她收藏翡翠的经历和故事,与其他女人收藏翡翠的经历和故事都是同根而生。

在我心里酝酿了很久的女人和翡翠之间的故事,就这样依次浮现,一一登场。

## 姊妹扣

沙雁正跟文艺圈中的几个女友吃饭,手机“滴滴滴滴”响起来,有短信进来。一个陌生号码发的。沙雁很讨厌那些推销产品的短信,看到就删。这次也许她正在吃饭,谈兴正浓,浓到她忽略了她平时不看陌生号码来信的



平安扣





习以为常,可是眼下找到亭亭给她的地址,她从未有过地产生一种愿望,希望自己不要那么漂亮,也不要那么充满精力。虽然她还没有见到亭亭,却已经知道亭亭处在怎样的境地了。那是一个在迷茫和渴望中奋勇挣扎的地方,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难,那里的人仍旧竭尽全力挣扎着。

门口堆放的杂物,自来水龙头边排着的水桶,长长的绳子上晾晒的衣裤,沙雁看了难过,她想着这里面的哪只水桶是亭亭的,哪件衣服是亭亭的。

沙雁站在了屋的门口,幽暗处站起一个人。沙雁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亭亭就是她认识的那个亭亭,她形销骨立,原来秋水潺潺的眼睛暗淡无光,曾经那头令人惊羡的黑发剃光了,瘦削病弱让她看上去像一个生长在饥荒年代的少年。

而从前的亭亭那是怎样一个亭亭?刚进歌舞团的时候,即便是在一群亭亭玉立的跳舞女孩中,亭亭仍旧鹤立鸡群。红颜薄命说的不一定是被男人害,也是被女人害的。亭亭因为太漂亮而被孤立,女孩子们不愿意跟她住一间宿舍,也不大搭理她。却有一个大女孩对亭亭很好,这个大女孩就是沙雁。看亭亭拎着提包站在宿舍走廊不知所措,沙雁跟分队长说,让她

## 翡翠的种

翡翠的“种”,是质地最重要的标尺,分四个方面:颜色、质地、透明度、净度。这四个标准决定了翡翠的优劣和价格。

种的分类是门复杂的学问,不要说一般喜爱翡翠的人,就是行家之间也很难得统一,有人总结出典型的四种:玻璃种、冰种、糯种、豆种。

万珏女士则这样分类:玻璃种、冰种、油种、豆种、干白种五级,其他界限不甚分明的种质,多可归纳在这五种种类中。我个人认为这种分类更清楚些。

辨清翡翠的种,是至关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能够一眼看出一块翡翠的种质,就可以说懂得翡翠了。

跟我住。亭亭跟在沙雁身后走进宿舍，她把提包放下，怯怯叫了沙雁一声：姐。

沙雁因为比亭亭年长，几年后之后结婚搬出了集体宿舍。亭亭长大了，舞跳得让其他女孩望其项背，人也出脱似临水照花。沙雁结婚以后亭亭仍旧常去她简单的家，还常在沙雁家吃饭，所以沙雁对亭亭开玩笑说：亭亭啊，你可是我养大的。亭亭就说：姐，我将来挣了大钱孝敬你。

可是亭亭没有能在舞台上走到风光的极致，她骨折了好几次，终于不能再跳舞，领导十分惋惜，只好让她转业。离开军队前，沙雁陪她在练功房坐到深夜，亭亭把领章帽徽摘下来，放在老式唱机的唱片上随着练功的音乐转，一圈一圈地就像练习原地旋转。沙雁坐在地板上就那么看着她，夜很深了，她才开口问亭亭以后打算干什么。亭亭不知道，好像除了会跳舞，什么都不会。她擦擦眼泪说：不过放心吧姐，我会好好生活的！

亭亭走了，沙雁一直在演艺圈做人生，越来越好。而亭亭有好几年不跟沙雁联系，沙雁也忙得顾不上，她那么年青路还长着，沙雁不担心她。

有一天，亭亭突然到北京找到了沙雁，比起穿军装那时，她更是时尚漂亮。这些年亭亭历经沧海，什么都做，服装生意，饮料批发，后来去了南方，在桂林开过米线店，挺赚钱。积攒了一笔钱以后，她就跟人合伙做起翡翠生意。她跟人去过缅甸，也在腾冲丽江呆过，后来在昆明盘了一间店面，做得还不错。沙雁对翡翠一无所知，可是她那样一个丽人，一见翡翠就明白她已经错过了好东西。亭亭把手伸给她看，沙雁才注意到她戴着的一枚翡翠戒指，像一汪浅色春水，深处有两缕艳绿丝儿，水草似的在光线下变化游移。还有一只镯子，透明透明得也像一汪春水，也有几丝水草游动。

亭亭问：姐，你喜欢翡翠？沙雁说不上是不是喜欢，就没戴过翡翠，不过真美，太美了！沙雁没有想到那个小亭亭竟会跑到云南去做翡翠生意，真是哪里的水都养人。

亭亭从手上脱下翠戒，就要送给沙雁。沙雁连连推脱，说这是不行的，这是不行的，这么漂亮，我不能夺爱。

时的收入,买一个翡翠大概要好一年吃不上饭。她就给亭亭发短信说:今去王府井,见翡翠,你可以孝敬姐啦! :)

亭亭回信:正替你找平安扣呢! :)

那次分别后,亭亭又是几年没有跟沙雁见面,她和沙雁已是两界中人,沙雁在军队,虽然时代大潮冲决了军队与地方的樊篱,初见外面世界的风光,但毕竟还是军队,比不得亭亭的漂流四海。偶尔短信往来,沙雁得知亭亭遇到个做物流的男人,两人投缘结婚了,亭亭结掉了在云南的翡

### 玻璃种

玻璃种为翡翠中等级最高的翡翠,透明接近玻璃而得此名,玻璃种的水头是最丰沛的,达十分水。

这枚戒指绿是春水绿,种是玻璃种,玫瑰金镶碎钻,葫芦形戒面。无可挑剔的颜色和种地。



S21-玻璃种春水绿葫芦戒





翠生意，跟男人到杭州安家落户，男人做物流相当赚钱，不要亭亭再做生意忙碌，说起来翡翠生意是个文雅的业务，毕竟还是要讨好客人，还是要看重钱，亭亭那样气质的女人，最好不要直接跟钱打交道。亭亭这些年就闲散着，一清早去公园跳跳舞，回家看看书。

没有料到这样清闲优雅的生活，倒让亭亭病倒了。

沙雁走过去要抱亭亭，亭亭没有让她抱着，朝后退了一步，说：姐，你坐。她指着低矮的屋子里唯一一张椅子请沙雁坐，自己坐在一张小板凳上。一个男人推门进来，手里拎着水壶，看到沙雁那男人有些吃惊，沙雁在这样的出租房里，显得很不相称。亭亭说：我丈夫。沙雁朝他点点头，站起身来要跟他握手，男人没有伸出手给她，客气地说你坐你坐，亭亭一直等你来。

亭亭坐在小板凳上，抬头看着沙雁，平静地把自己的情况说给沙雁听。后来她开始头疼，也没有在意，再后来视力不好了，人晕得厉害，可就是不想看病，怕麻烦。拖了一年再看，脑癌，晚了。沙雁责怪亭亭不告诉她，这么大的事情瞒着。亭亭说告诉谁都没有用，现在租了房子在这里化疗，也不知能撑多久。撑到快要结束了，她觉得是时候了，该看看沙雁姐了。所以很抱歉让沙雁看到自己这副样子。

房间外面传来咳嗽声叹气声哭声，大声说着看病筹钱找专家门诊，自来水龙头哗哗地往铁桶和木桶中灌水。这种生活情状原本与沙雁那么遥远，此刻却就在她身边，是亭亭正过着的日子。那让沙雁本来就沉重的心情雪上加霜。但亭亭不受影响，她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亭亭看着沙雁几次欲言又止，男人见了很自觉，就说我出去买菜回来做点饭菜，你们聊。

男人一出去，亭亭的感情显然起了激越。沙雁把椅子朝亭亭身边拉近一些，单刀直入，请亭亭对她说实话，如果有事情想请她办，她一定办好，“放心，亭亭。”说到这里沙雁的眼泪忍不住。

亭亭说没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，她就是想在走之前再看看沙雁，她没有孩子，男人做物流与她聚少离多，感情上没有生死牵挂。可她对沙雁永



鱼龙戏珠坠儿

干枯的眼睛里闪亮起来,这眼神沙雁熟悉,亭亭在舞台上的眼神非常迷人,半人半神,好像看着你,你却捕不到,扑朔迷离。她从枕头下拿出另外一颗递给沙雁。沙雁把一对平安扣都攥在手心,她想着此时此刻要让她们挨得紧一些再紧一些,让她们牢牢记得彼此。

沙雁背过身去,流泪了。

当她回过头来时,亭亭正静静地看着她。

沙雁手心里攥着温暖的平安扣:姐留着,留着为你祈祷,亭亭你记住,要好好治病好好活着,姐不跟你告别,我们一定要重逢!

那一刹那,沙雁想起亭亭跳舞的姿态,像风一样吹过霞一样升起。

沙雁和亭亭拥抱了一下,告别了。

这以后,沙雁就再也联系不上亭亭。她的手机永远是那句:对不起,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就这样,亭亭从沙雁的生活中走掉了。想念亭亭的时候沙雁就把平安扣握在掌心,念念为她祈祷。亭亭是沙雁一个心痛的隐秘,在她后来的日子里没有人知道亭亭,她离开舞台太早了,离开翡翠这一行也太早了,可是比起离开人生这些离开都不算什么了。沙雁记住亭亭说过的,只要你心诚,翡翠就懂得你的心。沙雁居然就有了跟平安扣说话的习惯,每当她抚摸平安扣,就跟它说:亭亭啊,你一定好好的!好起来!她希望亭亭是去了一个草木葱茏的地方,静养身体,等待恢复。也许,她又回到了云南,那个美丽的地方?

两年过去了。忽然有一天,沙雁的手机上进来一个陌生电话号码的短信。沙雁心头一动,本能告诉她这是亭亭!她打开短信:“姐,我是亭亭。明





不过一见天日，人戴久了会重新光润油亮，好比会吐故纳新的机体，变得通透晶莹。此外，桑迪还特别讲究工，老工匠的手艺她觉得现在很难比得上，就算比得上也是另一种味道，无论是蝙蝠还是螭龙，甚至瑞草和祥云，都刀法流利，中途不停顿一刻到底，看了心中爽快。这枚老坑手镯就完全符合她的标准。雪莱拿出来给她，一边说：你不一定戴得上噢。可是桑迪一戴就戴上了手腕。

看看，就是替我做的嘛，要了！翡翠吗，讲的就是一点不差才行。

雪莱说：你真会挑，你皮肤白戴上好美！不过桑迪，这可是入过土的老翠儿，看到沁色没有？老种都贵。

桑迪一眼看着镯子一眼斜着雪莱，说知道，这些日子翡翠就没有停过涨价，我不怕贵，你知道我的，价钱告诉我。

雪莱的每件翡翠上，都有一个白色小标签，写着价码。和任何一家玉器翡翠店一样，价格都是店主定，没有统一的标准，所以说黄金有价玉无价。买玉买翠，自己要心里有数，比较同类的翡翠在其他地方大约卖多少钱来判定算不算太贵，不过最重要的是你究竟喜欢不喜欢这件东西。

雪莱报价不说出口，拿一个小计算机，在上面用指尖点点点，然后给买主一个人看。打给桑迪看的数字我是后来知道的。后来事情发生了，起了波折，然后结束了，变成雪莱的心结，才说出来让几个翠友听听。桑迪伸头看看，说没有问题啊，就这个价，现在翡翠涨的凶嘛，明天我送钱来，东西你给我留好。

第二天桑迪果然送了钱去，拿了镯子兴高采烈回店里去。谁知道不几天后，桑迪带着镯子回到“宝翠轩”，雪莱一看她表情就知道麻烦来了。桑迪站在柜台前从包包里掏出那只跟她回家才几天的镯子，责问雪莱说：你为什么 not 告诉我是出土的？雪莱一愣，我当时就说了的，说这是老坑翠出土的，还要你看清上面的沁，你没有听清吗？

是吗？那我没听到？

雪莱反应快，问：既然你那天没听清，那你又是怎么知道这是出土的



冰三彩镯子

艾蜜问雪莱：是不是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

雪莱还是看不出来什么地方让艾蜜看出了一模一样，不过雪莱明白，艾蜜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土沁的晕散，它散布在镯子的绿色中间，形成山水画的气象，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，但很可能佩戴久了，土沁和绿根都会游走散开，那时候镯面会出现新景象。艾蜜不是用眼睛看手镯上的雕刻和纹路，她用用的是心，心上长着眼睛。

几天之后，桑迪脸色沉沉地又来了，说话的声音有些颤：老板娘，我不该卖那只老镯。

是吗，怎么啦？

桑迪坐在椅子上叹气。自从退回了那只镯子，她整个人都不对了，手脚成天冰冰凉，浑身没有劲，食不甘味寝不安席，失眠失到不能做工，不能做工我怎么办？家里家里又发生怪事，台面上放得好好的一只玉杯，谁都没有碰就掉在地上碎了；好好的儿子就发高烧，发烧好几天水米不进，吃药都不退，开车带他去医院看病吧，在路上差点撞到人行道上，两个人都

桑迪容光焕发，连说几声“sorry”就推门走了，镯子水灵灵的闪耀在午后的阳光里，跟着她回家去。

雪莱拿起手机又放下，放下手机再拿起，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吞吞吐吐给艾蜜拨了过去。艾蜜一听事情变成这样，没有来得及说几句话，就哭出了声。她说那镯子是自家祖上隔代传下来，找了很多年才彼此找到的。还说，我把镯子放在托盘里，端到后院大阳台的桌子上，在月亮下拿着那镯子比照我家院子，还是像啊，特别是那条小桥，她真是照着来生的院子琢出来的呀。

雪莱无言以答。艾蜜的态度她不用想，就会是这样。

说到这里艾蜜气结：老板娘，你怎么这样做事？你不晓得我吗？我从来不跟你讲价，要什么给什么，够朋友的吧？

雪莱做这一行生意多年，知人知翠知做事的品，尽管这件事不怪她，可总是她打出去的电话招致艾蜜最终失去心头之爱。雪莱鼓起勇气对艾蜜说对不起艾蜜，真的太对不起你，我不知道桑迪是这样做事，万万没有想到。

没有想到？艾蜜更气了，她从来没有用这样的口气跟雪莱说话，她发飙了：不是你给我电话的吗？你说她拿去庙里拜拜就还给我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白白相信你！说完艾蜜“啪”地，把手机关掉了。此后，任雪莱怎么给她电话，她都不接。桑迪退给她的钱，她也一直没有去拿，好像一个绝交的宣言。

年底，雪莱回国进货，一有空闲就到广东的玉器市场，一家一家看，想找一只让艾蜜喜欢的老镯，不管多贵她都要买回来带给艾蜜，自己贴钱也要把信誉和情谊补回来。哪里找得到？清代的老坑翡翠镯，还要镯面上有浮雕，雕工还要像艾蜜家的院子。你就是到清宫内府的库房里去找，也找不到。

日子日复一日过去，艾蜜好像搬离了纽约杳无音讯。雪莱每隔一段日子就给艾蜜不开机的手机去个电话。我们说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雪莱最

信这句话，“金石为开”中的石，也包括翡翠。她知道总有一天艾蜜还是会睬她，她和艾蜜之间的情谊，是翡翠一线牵起的。天底下只要还有翡翠，艾蜜就会找到她。而她这一辈子，都只会守着翡翠。

天寒地冻的冬天过去了；姹紫嫣红的春天过去了；夏季缓慢懒散地呼吸着，终于也过去了。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艾蜜白皙的面孔出现在门口。雪莱惊喜不已地给她开了门，想着开口跟艾蜜说什么。艾蜜转过身，在茶几上拿了一只纸杯，从饮水器中倒满一杯凉水，回头一笑问：有没有好东西，看看！

雪莱不说话只是笑着不停，把挂在多宝格最上面的模特女颈上一串满绿珠串取下，拿出一块黑色天鹅绒铺在柜台上，在浓黑的绒布上翠色华贵明艳。两个女人相视而笑。艾蜜买走了这串翡翠，雪莱送给她一颗硕大的红碧玺，艾蜜巧思无限地把她穿在翡翠项链的左上侧，活色生香。